随州风物

拜药山并祭始祖文

● 贺卫东

溵河汤汤,灞水泱泱,悠悠华夏,永世隆昌,起于烈山,文明萌张。炎帝神农,拨雾启茫,刀耕火种,垦土拓荒,悯农惜人,义馨德彰。制作耒耜,稼穑谷粮;日中为市,辟举市场;削桐为琴,音籁悠扬;织麻为布,著我衣裳;削木为弓,助我身强;和泥制陶,烹野盈香;搭木筑舍,庶有廛房。且作暮息,循矩守章,乐居善业,部族蕃旺。

帝忧民苦,伤创病亡,疾痨疼痛,一凭天饷,每思至此,心沮神丧。帝登烈山,四顾茫茫,举目西眺,药山在望,苍衣葱被,天赐瑞祥。飞跃百卉,攀岩腾障,采叶治茶,驱热汲凉,擢草衔咀,外敷痍疮。亲辨百草,身试口尝,分温识性,捣汁取浆,研茎为末,熬根入汤。析科别类,挈目提纲,始有中药,医民疗伤,和药济人,延寿益康。

帝入药山,危伏险藏,峰峭路险,万磕千撞,日遇百毒,以为平常。弦弧剡矢,以驱虫蟒;钻木取火,以避虎狼;架木为梯,以续身长;撷果为食,以充饥肠。披蓑戴笠,结绳负筐;披星戴月,步履踉跄;披荆斩棘,五体咸伤;披肝沥胆,寝食两忘;披坚执锐,抵御夷邦。朝乾夕惕,诚恸上苍,百户拥趸,万众敬仰,威震遐迩,名扬四方。

偶邂听訞,性本淑良,赤水之女,落落有方,喜结连理,鸾凤同翔,鹿车共挽,形影相帮。餐风饮露,携奔洛阳,祛瘟化疫,扶危止惶。帝返烈山,掘地以襄,广种博植,且用且赏。悉心传授,以馈梓桑。帝别药山,再赴外疆,广济博施,足遍楚湘,忽遇奇毒,误食断肠。惜哉吾祖,客陨他乡,听訞闻耗,强咽怆恨,倾心育子,终成栋梁。

巍巍药山,功高无量,始祖之恩,青冥浩荡,史河彪炳,寰宇流芳。中医鼻祖,诸夏荣光,神农本草,入经载纲,不朽遗粹,盖世无双。传承四海,九州同享,声弥五湖,名越三江,功盖五帝,位右三皇,千代传颂,万世景仰。药山精神,不渝既往,激励吾辈,再造辉煌,藉我先祖,策我昆郎。谨拜药山,顶礼举觞,再祭我祖,伏惟尚飨!

(作者贺卫东,笔名"三月三",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烈山湖》文学期刊编辑,国企高管。著有诗集《不见不散》《胜利之吻》,散文评论集《棒子老虎鸡》等。)

人生百味

母亲在我生日那天离去

● 张明军

农历七月二十四,一个原本普通的日子,却伴随和纠结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2年前的这一天,42岁的母亲将我带到这个世界。14年前的同一天,在我38岁生日时,母亲安详地告别了这个世界。每年此时,锥心之痛令我时时忆及母亲的生命轨迹。

母亲一生曾经历太多不幸。她很小就失去妹妹,变成独生女。在我出生仅仅2个多月后,父亲又因病去世。对于我们这个家,这无异于晴天霹雳,天塌地陷——3间墙面透风、屋顶漏雨的房子,60多岁的姥爷双目失明,裹着小脚的姥姥没有劳动能力,5个孩子中一个不足80天、一个3岁、一个6岁……这个家如同一叶漏水的扁舟在风雨中飘摇,而母亲是唯一的撑船人。

送走父亲后,母亲急火攻心病倒了。在偏远贫穷的山村,支撑门户、耕田种地、赡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千斤重担,即使压在一个壮汉身上,也足以令人窒息。女性柔弱的肩膀,如何担当?躺了3天,母亲擦干眼泪爬起来,下地干活,洗衣做饭,伺候老人,照顾孩子。日子一如往昔,不同的是母亲经历苦难煎熬之后,脊梁更挺拔,内心更坚强。

那时候,农村经济模式是大集体,村民干农活挣工分。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干活,却有七八张嘴要吃饭,境况可想而知。为了多挣两个工分,要强的母亲坚持和男人一样干重体力活。可每次分得的口粮,即便省着吃,也只够吃十天半月,缺口接近一半,全家时常忍饥挨饿。

父亲去世后,母亲过于悲痛,再加上超负荷劳动,营养跟不上,没有母乳喂养我。看到我嗷嗷待哺,实在可怜,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提出收养我,但母亲却坚决不同意。为救我的命,母亲和姥姥一起,推着石碾子将大米磨成面,熬成稀糊糊装在奶瓶里喂我。穷人家的孩子好养活,一瓶瓶米糊糊不但救了我的命,还将我养得白白胖胖,乡邻称羡。

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饭量大,总也吃不饱。那几年,母亲每年都要在房前屋后种上一些南瓜,还上山采野菜,弥补口粮不足。饭不够吃,母亲经常吃一点点就说饱了,把饭让给父母和孩子,而姥爷、姥姥也常常是刚吃几口就不吃了,懂事的哥哥姐姐们又把饭让给母亲。常常是,全家人都没吃饱,却总是剩下饭。

在母亲的羽翼保护下,姐弟5人虽然自幼备尝生活艰辛,但彼此相依为命,心底从来不缺乏爱与阳光,从没有失去对未来的追求和希望。

家里穷,孩子小,又没有父亲,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在所难免。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为人正直,与人相处记好不记仇,靠自强与自律赢得乡邻尊重。

为了让孩子饿着肚子也能挺胸抬头体面做人,心灵手巧的母亲就将老大的衣服改小给老二穿,老二的衣服给老三,衣服破了就打个整洁的补丁。生活困难那些年,虽然几个孩子加起来一年才做一套新衣服,但个个穿得干净整洁。儿时夜半醒来,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的情景,成为我记忆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永恒剪影。

相比吃苦受累干粗活、含辛茹苦拉扯孩子,更可贵的是母亲的远见。

虽然大字不识几个,母亲却认准了识文断字才有出息这个理儿。穷乡僻壤的孩子们一般长到10多岁便辍学在家,当放牛娃挣工分。母亲却常常对我们说,我不要求你们帮家里挣工分,但你们都要好好上学,只要你们能考上高中、大学,就是欠债、卖房子,我也供你们读书。

几个孩子上学,对那个年代的农村来说,即便父母双全,交学费也是一个沉重负担。为了攒学费,母亲像男人一样上山砍柴、采草药,挑到集市上卖。没钱买作业本,母亲就养了几只老母鸡,鸡蛋一个也不舍得吃,都用来换作业本和铅笔。由于母亲的执着,我们姐弟都读完了初中、高中,成为那个偏远山村里少有的"书香门第"。

是什么力量支撑母亲熬过那段灰色的日子?直至今天,我始终在追问。没有答案,只有揣测,伟大的母爱和无私的责任,让一个羸弱女子磨砺出钢铁般的意志。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家里正是需要劳动力时,母亲却毅然决然地送年满18岁的大哥参军。大哥体检、政审合格,乡村干部却认为大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劳力,因此不同意大哥入伍。母亲焦急地挨个央求乡村干部,逢人便讲,责任田我一定能种好,公粮一斤也不会少交,更不会以军属的身份伸手要求照顾,决不给公家添麻烦。

掷地有声的话,使大哥穿上军装。6年后,传来大哥在边境作战中荣立战功的消息。8年后,我高中毕业,年过六旬的母亲又送我参军。

孩子们大了,就像翅膀长硬了的鸟儿,一个个离巢而去。母亲却日渐衰老,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接连患了3次大病。最终,80岁高龄的母亲因突发脑溢血,陷入深度昏迷3天后,永远离开了她热爱的这个世界和疼爱的5个子女。在母亲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大哥悲怆地哭喊:妈,你走了,从此,我们就是没妈的孩子了。一句话,令我肝肠寸断。

母亲走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刀刻斧凿般印在我脑海,仿佛就在眼前,从未远离。多少次梦中相见,夜半醒来泪满襟。半梦半醒之间,看见母亲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轻轻坐在我的床沿,慈祥的面容一如往昔,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我熟睡……

梦中出现的这个场景曾是真实的一幕。母亲晚年时,我不时将她接来同住,但忙于琐事,陪母亲的时间少。母亲为了跟我在一起多呆一会儿,每天在我午休时,悄悄地坐在床沿看我熟睡,看着看着就露出了笑容。

此景此情梦中多次重现,多少次夜半梦醒,枯坐良久,感念如山恩情,似水母爱。只想对母亲说,感恩你坚强的脊梁,是你的坚强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让姥爷、姥姥安度晚年,给了5个孩子以希望和未来。

或许是机缘巧合。母亲离去与我降生竟是同一天,甚至接近于同一时辰。无论如何,母亲啊,我永远都将铭记,从14年前开始,你的小儿子今生已经没有生日,只有你的祭日时时刻刻在心头……

(作者原籍随县吴山镇,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社长)

诗歌长廊

我的故乡黎明冲

● 宫贵奇

我走过地北山南,
也游览了许多秀水灵山,
让我最敬仰的地方,
还是故乡黎明冲的山川。
乡村的风,
没有吹散我童年的记忆。
沧桑的心,
总想去亲吻故里的田畔。
儿时村前冲里的田埂上,
前人栽种的梨树花开满畈,
雪白如银的梨花,
与云牵手作伴。
秋天稻熟梨香,
童伴们爬上梨树枝,
争摘果实幸福满满。
风梳理着金色的山峦,
恢弘的晚霞,
秀美了我童年的港湾。

形似元宝的村落,
古老的青石围墙,
墨绿色包浆深痕斑斑。
岁月是把锋利的刻刀,
把小村的辉煌和荣耀,
留在那青石围墙上风干,
将精彩故事代代相传。
百年老房砖墙灰瓦,
正屋厅房廊阔壮观,
红莲翠绿了门前堰塘,
后园竹茂树高百鸟唱欢,
民风朴实,良善相传,
春秋冬夏,男耕女织,
初心不改,恶邪不沾。
小小村落百年史话,
恰似本陈书好有内涵。

村旁有棵古茶树,
白茶花如云,花香醉十塘。
品茶疗疾患,浸叶作佛禅。
家家土壶煮白茶,
一壶浓茶把百年历史贯穿,
遥远的温馨,
打湿了今天的眼睛。
仿佛看见母亲的纺车旋转,
空山静夜的纺车声,
恰似金曲悠扬不断。
母亲最牵挂的是,
家人严冬御寒的衣衫。
长夜不眠,年复一年。
月亮放牧着山村的夜晚,
雄鸡歌唱黎明曙光灿烂。
黄牛正翻耕昨日的沃地,
农人挥汗如雨丰收满满。
您好!黎明冲。
我总是放不下对你的牵绊。

生活浪花

老校长

● 彭修京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总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诲,配偶的关爱,朋友的慰勉,大自然的恩赐,时代的赋予,领导的培养与鼓励……我们几个退休的老教师,偶尔聚会时,总会由衷地感恩这个时代,念念不忘一个人——我们的老校长!

老校长名叫黄德坤,相继担任过村小学校长、乡教育组普教干事、乡中学校长,他是我们的老乡、老同事、老领导,也是我们的同学和儿时伙伴。

我们的故乡是广水市十里街道九联村。20世纪70年代初,村里办起了完小和初中,我们这些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本村人相继被选任为民办教师。1976年,当时还很年轻的老校长受命担任村校负责人。

老校长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

上任后,他下定决心改变家乡学校面貌。他积极寻求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增强师资力量,改善办学条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几年时间,学校旧貌换新颜,兴建校舍20多间,整修、改造生活用房10多间,全部更新了教师办公设备、学生课桌凳,学校逐渐变成正规化村级学校。

老校长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

那时民办教师工作量大,待遇低微。每逢农忙季节,既要顾学校,又要顾家里,十分辛劳,很多民办教师因此弃教改行。老校长当时上有年迈体弱的双亲,下有三个孩子,家庭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动摇从教信念,他经常对同事们说:我们是教师,觉悟理应比普通人高。

改革开放后,教育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老校长带领大家钻研业务、苦练本领。当时,市、乡教育主管部门办的各类集训班、进修班,他极力推荐青年教师参加。他自己也在年近不惑时毅然参加电大进修,获得专科文凭。20世纪80年代初,"民转公"政策出台,他组织教师相互学习,让"能者"为师,利用节假日、业余时间给老师们上"补习课"。努力终获回报,我们学校11位民办教师共有9位通过考试考核被转为公办教师。

老校长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老校长待人诚恳,真心关心每一位同志。学校有一位老民师叫杨光彩,几次想辞掉工作回家。老校长舍不得他,便向大队建议把杨老师安排在离家最近的教学点工作方便照顾家庭,并尽量从经济上给予照顾。

老校长对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当时,村里马踏石湾、袁家湾、鸦雀湾离学校都有十几里山路,这些湾里共有30多名学生,大多数家庭贫困,一遇困难便面临辍学。老校长想方设法解决这些学生在校的住宿、吃饭等困难,还安排值周老师辅导他们的功课,照顾他们的生活,让这些学生"一个也不少"地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在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这些退休老教师相聚在一起,回忆过去,再次深深感谢老校长当年付出的心血。

栏目主持人·陈静芳

投稿信箱:592539273@qq.com

家在随州

随州春卷

● 石守京

随州人爱吃春卷,也喜欢和擅长做春卷,特别是地菜春卷。

随州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是地菜生长的天然宝地。地菜就是荠菜,冬季发芽生长,夏季开花结籽,无须人工播种和精耕细作,更不用农药、化肥,麦地里、山坡中、田埂上、池塘边、水渠旁、屋檐下,可谓无处不长、无处不在。地菜主根足有一尺多长,围绕主根生长的次根不计其数,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以它既耐水淹,又耐干旱,更耐风霜雨雪,即使是牛踏羊啃也阻挡不住它的生长。地菜叶细长,平铺在地上,叶背接着地气,叶面享受着阳光,是地道的原生态绿色食品。

地菜春卷制作工艺讲究,先将地菜洗净,焯水,挤干,切碎,配以藕丁、油条、大葱、蒜苗、豆腐、香油、食盐等拌匀,炒熟,再用豆油包裹。豆油包裹时,先利用蒸气,将豆油蒸软,然后划成方块,摊在手掌上,再放上地菜馅,用手指的力量卷起豆油,捏成方形。在锅里浇上油,将地菜春卷紧贴锅底烙煎,细软的豆油因火变硬、变脆嘣,颜色由浅黄色变成金黄色。趁热端上餐桌,一个个方形的地菜春卷清香四溢,让人食欲大开。夹一块放在嘴里,外壳豆油嘎嘣脆爽,内馅鲜嫩香甜,口感层次丰富,嚼来别有一番滋味儿。

地菜春卷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更是一道难得的美食。那时家里穷,只有过年才能吃上,没有豆油和配料,就采取"菜包菜"。母亲选取随州独有的泡泡青菜叶,用蒸气将其蒸软,包上地菜馅,吃起来特别香。

如今,地菜春卷已不再只是节令珍馐,而是一年四季的美食。走在随州,无论是宾馆、酒店,还是山庄、农家乐,招待贵宾,地菜春卷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名菜。

有一次,我接待回乡省亲的客人,请他点菜,他第一个"勾"就画在了春卷上,嘴里还说着:"这是儿时母亲的拿手菜,也是我的最爱,离家几十年,再也没有吃过,只是在梦里一回回饱过口福,今天能吃上这道菜,证明我回家了。"

对游子们来说,地菜春卷,吃的不仅仅是鲜美滋味,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家乡的味道。

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我们的容貌和生活,专属于地菜春卷的情怀却一直相随不变。

电话:办公室(白天)3318596 总编室3327287 记者部3327645 要闻部(含夜班)3327915 随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编辑部3319656 随州新闻网、随州论坛3318927
随州日报社大随传媒有限公司3312088 随州日报社网络传媒有限公司3311288 随州市红宝石传媒文化有限公司3335199 印刷厂3581559 零售每份1.00元